范太史集

七

代之興皆有賢妃其亡也皆有孽女夏之興也以塗山其亡也以末喜商之興也以有娀其亡也以妲巳周之興也以姜嫄其亡也以褒姒此皆聖賢所紀詩書所載垂之後世以為永鑑者也秦漢以後昏姻多不正無足取法惟後漢顯宗明德馬后唐太宗文德長孫后憲宗懿安郭后皆有后德出於勳賢之家其餘敗亂足以為戒而已恭惟本朝太祖皇帝以來家道正而人倫明歷世皆有聖后内德之助自三代以來未有如本朝家法

不無煩擾又提轉之外別置使者以主財利無不好相侵奪各求自便此人情之常也神宗熙寧中留意馬政置監牧使數年而罷又置提舉常平司官陛下即位而罷蓋監司之外又置使則為冗長事理不安故不能久且治道貴於簡便綱領尤不欲衆多也東南海鹽不為不多然提刑司亦兼鹽事鮮池鹽在陜西轉運司止一事爾若須置使則東南鹽亦當設官矣若每事專設官則轉運司遂無所用尚何以主錢穀為職哉茶事司本

虛以少為多其弊已久欲乞明詔本路監司并州
縣詳具災傷貧分數賑貸行遣次第各行申奏徐
考其虛實而懲責其尤甚者候敕旨又臣僚上言
訪聞兩浙水災惟蘇湖秀三州為甚外常杭二郡
絶為輕小其三州之地亦有高下不等今傳言者
或謂水災至大無可種之田或謂高田無水下田
水退有可種之處以謂本因風駕海水江湖壅遏
加之雨多遂有漲涌之患風退水落此患自弭可

以種作人言異同如此誠不可以不察乞下本路
鈐轄轉運提刑及蘇湖等五州令各開具逐州水
災所及凡幾縣幾村有無漂蕩廬舍溺死人口及
高田無水與水退可耕之地各約若干並令指實
申奏不得相關稍涉謬妄即乞重行降黜兼朝廷
近日别遣使者支撥斛蚪一百萬見錢度牒約計
二十萬貫不為不多若見今未種今秋無穫則向
去乏食賑濟之期甚為長遠所差去官當相度事

字人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何不仁如是乎貶渭南令為
南浦尉德宗正元中江淮大水宰相陸贄請遣使賑恤
帝曰聞所損殊少即議優恤恐生姦欺贄上奏曰流俗
之弊多徇謡諛揣所悅意即侈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
事制備失所常病於斯又曰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
茍不失人何憂乏用乃遣使宣撫水災憲宗元和中南
方旱饑遣使賑卹將行帝戒之曰朕宮中用帛一匹皆
籍其數唯賙救百姓則不計費卿輩當體此意七年又

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
言不至為災事竟如何李絳對曰臣按淮南浙東奏狀
皆云水旱人多流亡求設法招撫其意似恐朝廷罪之
者豈肯無災而妄言有災邪此蓋御史欲為奸諛以悦
上意耳願得其主名案致於法帝曰卿言是也國以人
為本聞其有災當亟救之豈可尚復疑之邪朕適者不
思而言耳命速蠲其租賦古之人君聞有災害唯責人
不言其救災唯恐人惜費又恐不及於事陸贄李絳賢

百萬見錢度牒約二十萬不為不多若見今未種令秋無穫則向去賑濟之期甚遠所差去官當相度事體措置一有失當其害非輕今所差去官與時暫遣使不同若向去賑濟期日長遠此乃本司職事在彼自當任責當且委以措置不須約束免有疑惑觀望臣竊以令水潦方降秋田殊未有望審如臣僚所言今秋無穫本路必更奏請朝廷亦當接續應副則前日所賜未足為多況斛斗止令出糶官不損直常平倉本無給散之法唯

廣惠倉許賑濟不足方許通支常平放税及五分處仍不得過所限之數兩倍浙西鈐轄司近方奏乞不限石斗尚未降朝旨又奏夏田原未放税以此觀之官司守法止有賑救不及之事必無過當之理臣僚又言乞令賑濟官司措置稍大事件並申取朝廷指揮其急切不可待報者雖許一面施行亦須便具畫一奏知所貴朝廷察其中否緩急未便可以救止臣伏見英宗時臣叔祖鎮出知陳州辭日英宗宣諭陳州累年災傷卿到彼

悉心賑撫臣鎮至州方值春種即發常平倉貸民種粮提刑司奏劾官吏詔釋不問陳州至京不數日可以往返然猶不先奏而行恐不及於事也神宗時西京大水遣郎官一人御藥院内侍一人賑恤多方救濟北京亦然朝廷未嘗先為條約以防之也今兩浙在二千里外事稍大者若須申奏比及得報即已後時雖急切許一面施行若官司畏避事無大小一皆奏請不敢專行則此法豈不為害臣伏覩浙西鈐轄轉運司前後申奏累

年災傷今歲大水以至結罪保明奏乞斛斗度牒又云父老言四十年無此水災近奏蘇州饑民死者日有五七百人饑疫更甚於熈寧時又湖州奏貧人入城死者相繼遺棄男女官為收養據此則災傷輕重亦可知矣今詳臣僚所言大意唯以朝廷所賜錢斛不少恐災傷不至如所奏故欲考察虛實懲責謬妄然臣之愚慮竊謂朝廷已賜錢斛百二十萬德深澤厚又選監司以往免更臨遣專使令監司方出國門錢斛纔至本路即降

范太史集卷二十

自祥卒後皆轉運使副兼之熙寧二年以解鹽判官李師錫為轉運判官自此不除解鹽判官以永興軍通判兼之今朝廷以轉運司職務不專有害鈔法故欲專置使臣不知鈔法有害是人壞之邪是法壞邪若人壞之也則當懲治其人其人不可別擇任人而已若法壞也則當講求范祥之法修復之而已臣謹案國史祥之鹽法後人不能易小有增損人輒不便今不考究其法而改置官司官司雖改而法弊猶存則與不改何異若去

事令別置一使則事權不可輕小必與提轉畧均乃可以統攝州縣所主者止是觧鹽一事鈔法利害又未必繫此故臣以為先有勞費

封還納后儀制狀八月四日

準中書省録黄三省樞密院奏臣僚議到納后六禮文字今同共看詳擬定逐項合行儀制

五禮命使

今欲以都亭驛權為皇后行第

迎命使及皇后入内皇帝皆服通天冠絳紗袍臣謹案古昏禮用冕服無他服之文通天冠絳紗袍本以代古皮弁之服唐開元禮國朝開寶通禮亦皆服衮冕今發册與奉迎同日將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繼先聖之後其可以不致隆乎伏請皇帝臨軒發册命使奉迎及皇后入内並服衮冕以重大昏之禮伏望聖慈更下三省樞密院參酌庶於國體爲便合於先王經禮之意所有録黄未敢行下謹具封還伏候勑旨

貼黄議者或謂昨來發太皇太后册寶止服通天冠絳紗袍今納皇后服冕有踰尊之嫌臣謹案冕服祭服也弁服齋服也故南郊致齋服通天冠絳紗袍祭之日乃服衮冕冕服所以交神非所以事親也昏禮將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有鬼神陰陽之義故服祭服與事親之禮不同即無踰尊之嫌臣與鄧溫伯等議狀已備論之今服通天冠絳紗袍於禮無所據臣竊惜聖朝講明一代大典而

申門下省乞罷瀘州置梓夔路鈐轄司狀十八日

準樞密院録白皇城使果州刺史梓夔路鈐轄管勾瀘南沿邊安撫司兼知瀘州張克明元祐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再任已過滿近差下王克平未曾赴任左藏庫使成都府利州路鈐轄王惟純八月十四日奉聖旨就差王惟純充梓夔路鈐轄管勾瀘南安撫司公事兼知瀘州替張克明過滿闕

右某檢會梓夔路鈐轄元置在遂州元豐中因蠻賊乞

弟作過用兵討捕初移鈐轄司於資州又移於瀘州皆取一時應副近便即非經久之制後來蠻事寧息因仍至今不改伏詳祖宗時置鈐轄司於遂州本以形勢控制兩川非專為戎瀘邊事而梓夔路鈐轄司轉運使亦得通管與成都府利州路鈐轄不同自瀘州置鈐轄司以來以兩路兵權付一武臣沿邊支郡反節制數十州末大本小邊州偏重事理不順且以西北言之如高陽之雄州定州之安肅軍渭州之鎮戎軍慶州之環州皆

帥府在内邉州在外今瀘州於東川路若比雄州安肅
鎮戎環州亦須隸屬帥府豈可令一武臣專制更無同
領之人況戎瀘邉事至小豈得與西北同日而語哉并
檢會元祐元年十一月因臣僚上言乞依舊移鈐轄司
在遂州朝廷下梓夔路鈐轄司與梓州路轉運等司同
相度轉運提刑司尋具相度梓夔路鈐轄司依舊移歸
遂州委是經久利便樞密院奉聖旨令鈐轄司且依舊
在瀘州更候三五年邉事一向定貼奏取指揮自降聖

邊安撫兩司專委一武臣既不隸屬帥府又無別官同
領當用兵之際或有從權於無事之時則為偏重伏詳
祖宗朝置鈐轄司於遂州益以西南遠方外接蠻夷內
則戍兵客土相雜或姦人窺伺大盜竊發淳化咸平中
益嘗如此是故兩川各置兵馬鈐轄司鎮守互相牽制
夷事緩急照應遠近適中并檢會梓夔路鈐轄司舊制
揀選蠻馬編配罪人並與轉運司同管勾唯是戎瀘夷
事則引用皇祐四年樞密院劄子令轉運司相度事牒

廷用兵誅討兩川為之騷然自林廣蕩平巢穴諸夷畏慴一向安貼梓夔鈐轄理當復舊欲乞檢會元祐元年十一月先降聖旨早行措置所有轉運司通管或依皇祐舊法或從熙寧近制乞朝廷更賜詳酌其瀘州止存留沿邊安撫一司梓州路轉運司官須常置使副一員遂州知州選差及任滿升擢並如祖宗朝故事所貴兵權不輕付與西南久遠安便乞下三省樞密院并檢會前後臣僚所奏及臣前狀施行謹錄奏聞

皆由此出不專為聚書設校理校勘之職亦非專為校書也六經之書不可不尊孔氏之道不可不明至於諸子百家神仙道釋蓋以備篇籍廣異聞以示藏書之富無所不有本非有益於治道也嘉祐中增置編校之官繕寫黄本自此書籍益廣充牣四館朽蠹相仍居其中者固未能周覽而徧校也今又使道士陳景元校道書臣愚竊所未諭議者必曰漢成帝時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

李柱國校方技令使道士校道書亦其比也臣竊以為不然漢之時以竹簡寫書在天下者至少非秘府不能備非如後世以紙傳寫流布天下所在皆有也劉向總校羣書非一人之力所能獨了故又用任宏等三人然兵書數術方技皆為有用非異端之學也任宏等亦非異教之人也今館閣羣聚天下賢才宜有彈見洽聞之士博極羣書乃使陳景元先取道藏之書校定成本供秘書省委本省官對校皆取正於景元不亦輕朝廷之

體蓋當世之士乎又道書除老子莊列已立於學宫其餘多虛誕不經儒者所不道天下名山宫觀自有道藏館閣所藏唯備數可矣不必使方外之士讎校以崇長異學也漢武帝時董仲舒對策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絶其道勿使並進武帝感其言遂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今館閣之書下至稗官小説街談巷語道聽塗説之所造者無所不有既使景元校道書則他日僧校釋書醫官校醫書陰陽卜相之人校技術其餘

臣伏見前虢州知録事參軍章元弼學問該洽詞章富
贍自元祐三年舉賢良方正名試以丁憂不赴昨蒙特
名又以病不克試為人清苦專意於學伏望聖慈特除
元弼太學或諸州教授一官不唯表率士人亦使元弼
因得為學成就其才以待任使取進止

乾隆御覽之寶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